孝經大全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一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序

孝經集義序

宋建安真德秀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

埜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藴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家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葢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

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僥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僥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

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
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
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
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
之庶以永其傳云

孝經註疏序

宋成都傅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
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値周室衰微王
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

不行居下位者襃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裏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葢曾子在七十

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闕微言孝經河間顏芝之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

是以劉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其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管見序　元隱士鈞滄子

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

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爲惻隱爲辭讓爲羞惡爲是非又推之爲齊家爲治國爲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故齋栗底豫矣而風動四方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矣而四海永清若兮羨忍而終成雜伯刼父謀而竟致雝熙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

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之頃恒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奈之何一廢燹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襍謬誤穿鑿考訂臆說沸騰是以荆公執政卑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之儒師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爲治平之具且蒙習亦弁髦之矣嗟夫聖

人精神命脈之發將爲淵沉土覆乎豈人天性之良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其景矌者弗覩也不裂其聲聾者弗聽也不翼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良雖具於本然不有開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良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教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軼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下後世君民者有昧乎此故特因敦孝之人以發孝

旨若專爲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舉其一二而溯發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倘翹起而復振之幸毋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朱鴻曰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鴻過南屏山村肆中偶獲孝經管見一卷迺至正三年隱士釣滄子撰也其語意梗槩率以孝治爲先與孫初陽及鴻所見皆符迨閱後語期五百年必有明王振起先聖遺經復明於世鴻考荊公執政罷黜此經至今適五百年正我

明孝治之會而隱士預卜其期若執左契此非精於數學葢仙家者流也故特梓其

前後二序見大聖微言無終斁之理明王孝治成和睦之風古今貞卓之見亦自有曠世而同然者耳有志羽翼是經者共鑒諸

孝經集善序

明金華宋濂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

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
謂孔傳旣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確揆於
鄭注云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況鄭
玄未嘗有註而係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
謂劉向以顏芝之本參較古文省除繁惑而定
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
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
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
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

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絶宋司馬温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絶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予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

定分爲經傳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蕡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詮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蕡遍經而能文辭采擇旣精而又發以已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蕡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孝經集說序

明 義烏 王禕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之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較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

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爲之註專從
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官而安國之本亡
於梁隋開皇中王邵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
炫炫遂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
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
喪講于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
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
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
自爲之註用十八章爲正先是自天子至庶

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
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爲之疏
者元行冲也至宋邢昺爲正義訓詁益復加
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温公范蜀公則皆尊信
古文司馬公爲古文指解迨朱徽公爲刊誤
謂經一章傳十四章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
爲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
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
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

孔壁之古文爰因刋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遜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非眞豈其顯晦各繫於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刋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詁附於古文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爲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

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逹於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爲孝曷有閒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孝經引證序

明吉水鄒元標

太史貞復楊子學悟性宗一見與余論合聯榻信宿而別一日出所編孝經徵予序予卒

業遲回者久之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予之足已毀矣又曰愛親者不敢侮人敬親者不敢慢人予生平取世忌嫉不少必予愛敬之未至矣雖然吾有尊足者存卒不敢以世忌嫉弛吾愛人敬人真心敬欽祗而序之序曰大哉經乎千聖之道之總萃咸備於是無所容吾贅矣古今稱孝舜曰大孝武王曰達孝下此者卽不得謂孝予請縱言之可乎乞人賤行也丐者行食於道得食飲

卽遺母母食且爲之歌數闋盡懽而止彼不得不丐者遇也丐而娛親者眞性也苗裔異族也有苗泣親繼以殞命彼淪於苗者族也不以苗忘親者眞性也禽獸無知也而跪食而返哺禽獸未始不知有親也夫大者謂其彌綸六合有一物不孝者非大也達者謂其達之天下有一物不順者非達也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未必不四顧踟躕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兒心動神洽覺世君子

從人所常有者提撕之則人不沮於其難而吾言之入也常易此楊子惓惓於是經不忘也或曰集靈引證何居予曰草木微物必有以鼓動之始甲而拆拆而徐達子輿氏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此集靈引證意也羅子宗旨何居予曰鵠誠設射者至之軌道誠立行者由之羅子宗旨孝道之軌鵠也一切揣摩意識思慮懸想儀章度數盩宗旨違甚且斯道也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無原執之無

端用之不可旣洞焉通焉廣大無際窮天蟠地無復周浹以之事君以之事長無二道也人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樂曰樂所謂不敢毀傷不敢侮人不敢慢人者皆是物也皆人所固有羅子非能爲人加益之也必明乎斯而後可以言孝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不然事父母且不知父母矧曰天地嗟乎安得起羅子而質之予聞陸象山氏曰孝經十八章夫子從曾子篤實處說出

來學者必踐履篤實久則恍然無疑斯語晦菴年方七歲即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嗚呼思先儒格言繹羅子微旨而後楊子之志不孤

刻孝經全書序

明南昌鄧以誥

夫孝生人之命脉而持世之綱維也開闢以來堯舜以孝治天下萬邦協和而四方風動堯舜之心至今在風會日流彝倫浸斁習焉而玩暨於春秋夫子痛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倒置益甚褒貶衮鉞㢑幾廻狂瀾于既倒巳令春秋凛凛懼矣然可以束天下而未可以化天下猶有蔓難圖也是不得不爲之敦龎而植本也删述既成穆然有深思焉當七十二歲於曾子問答次第著爲經發明至德要道我所固有亦人所同有我莫之爲而爲亦人共莫之爲而爲令讀者自見腔子內渾是一團生意若君父大倫尊尊畢畢灼然透徹固結於人心而春秋之僭竊巳潛消默化巳

故夫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孟子學孔子守此孝弟二字其稱堯舜也必本孝弟其言仁義也必自事親從兄觀諸孩提未嘗學慮而愛根仁體森然畢露不越於衣冠言動不移於少艾熱中一念終身不識不知一順帝之則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不睹不聞之純乎天也人人親其親人人皆孝子人人長其長人人皆悌弟而天下平也夫剖堯舜之宗抉仁義之實渾合大人赤子之全體

總之大羽翼於孝經固其所不朽哉顧今天下臣庶人置一帙口誦躬行俾家親長而戶孝弟一道同風和氣蒸溢蓋風雨調而寒暑時天胥應之蓋佳禾植而芝草生地胥應之蓋綱常正而教化行人胥應之夫子生平刪述歸一於孝經自此益揭日月而中天其媲美唐虞之盛也千萬世其無疆哉

古文孝經序

明四明王佐

夫自天子以至庶人誰能離孝粤稽古載籍

誰不言孝而以孝作經自吾夫子始吾夫子蓋嘗作春秋矣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寓誅賞而亂臣賊子懼故春秋者吾夫子之刑書也然而有所假也夫孩提生[illegible]無不知愛親是爲良知良知則無所假也孩提生而無不能愛親是爲良能良能則無所假也吾夫子曰令天下萬世不敢爲亂臣孰若令天下萬世願爲忠臣令天下萬世不敢爲賊子孰若令天下萬世願爲孝子與曾子問答

幾二千言總不離良知良能者是蓋不假誅
賞而愛敬若發自孩提而自不容已此吾夫
子作經意也而庸知實昉於乾坤何者天地
吾大父母父母吾小天地吾身則合父母天
地爲一體而毫髮無所假者乾以易知此良
知所自始率其良知則無不易而[illegible]不知
坤以簡能此良能所自始率其良能則無不
簡而自無不能故事父孝則事天明事母孝
則事地察吾夫子之贊孝也通神明光四海

推之東西南北而無不服孰非此易簡握其樞哉敬齋鄧公嘗取古文孝經暨經傳名家語錄彙成一集授梓令不佞序諸簡端不佞烏能文謬竊知能本體歸於易簡而[illegible]闡不睹不聞之微旨以自附於蠡測俾天下萬世之風動協和上下草木鳥獸咸若原非偉烈豫頑嚚而諧傲弟一深山野人能之卒至有天下而不與嗟嗟人人有孝弟人人有堯舜彼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與吾夫子跪受黃

玉刻文夫非尊德性而示吾良知良能不可
棄且褻耶勿作徵異觀可也

孝經引證序

明嶺南楊起元

孝道之大備著于經矣貫三才通神明光四
海至貴之行配天之德聖人之至教也以之
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事天地則仁
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諸侯之所以保其國卿
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廟保祿位庶人之所以
保四體養父母未有離孝者也萬善未易全

也惟孝則全百福未易備也惟孝則備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則享至於還淳返朴致和召順歸蕩平而躋渾噩調雨暘而集靈貺未有不由斯道者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者其唯孝乎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葢言孝也孝順德也吉德也逆則凶矣孝者人之常行也人惟失其常行然後不孝焉不孝然後刑罪及焉罰之衰也下陵上替害禮傷尊干上犯分罪不容

誅原其所由致此者孝德忘也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人徒見春秋誅罰之筆若是其嚴不知皆因孝德之亡而後有使天下有孝德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有弗協者司寇得而刑之春秋可不作也然則孝經者誠萬世以常春秋者防萬世於變也故孝經之義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乃若德至於天而風雨節寒暑時德至於地而嘉禾植芝草生德至於人而壽考且寧要荒卽叙惟

聖天子愛敬之極所致而輔相之上務也然稽之往牒雖書生賤士持誦是經且足以感靈祇致瑞應雖一物之微率此足以格天享帝而況於人乎而況士大夫而上至於崇貴乎予爲之惕然是編也雖淺陋者所爲然不敢不出以示人亦所以畏聖人之言也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一　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二

明新安吕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跋

管見跋

元隱士芻滄子

夫粟菽非可以甘唇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喜膏粱好文綉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

經廢弛日久士尚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唇而譏掩口而笑不以為迂則以為腐冰炭猶薰兩不相合愚雅嗜讀書不求仕進退居山僻蒐究典墳然不喜襲陳說間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其間若有自得之趣輒註輒喜甫成即函之笈笥以自珍非欲私之已而不公之人也苟不在孝道中用力與不達孔曾之旨者持而語之是强以粟菽易膏粱布帛奪錦

繙烏乎能哉故寧秘之而不發也雖然卞氏之璧不終於塵埋趙氏之珠豈久爲淵沒聖人之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嗣是而後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在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興起而振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與蘊將蒐羅而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爲芻蕘之采得備籠中之藥物未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用哉若或言悖於道不印聖心不合經意則

亦俟後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自
知乎

孝經跋

明錢塘虞淳熙

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者惟孝乎亘五際總
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而靈然獨存者也其
結字也子戴老老馮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
太極而兩儀為之伯長經曰事天事地是大
易稱父稱母之文而推原性眞開闢經義則
又太極生生之大指矣仲尼旣成春秋年踰

七十始收袞鉞爰受玉圖呼弟子以開宗揭
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性猶難必若大學
之修身中庸之誠身七篇之守身然後見遺
體之大全而紹性宗之正脉也學絕既久心
晝日湮慈湖楊子首倡學即孝字之說以發
矇而鬲鬲良知東越標其獨見於是子漸之
孝遂名朱氏之學矣子漸由孩提以至耄耋
由始生飲食以至賓飲於鄉無須臾離孝亦
無終食離經大索古今遠蒐疏解爰張百家

之羽翼橫絶四海而家喻戶曉不啻王漸之
沿門誦義尹公之散及鄉人也書凡四種曰
經書孝語曰家塾孝經曰曾子孝實曰古文
直解并古疏爲五帙挾大櫃從
皇祖教鐸而趨與遒人曰徇于路溫中丞壯
其志表其閭分其袠三以應三才以象九疇
之三楪使妙應無方出家塾通序室質諸十
六字而無疑斯盛心哉乃子漸猶恐身附文
公疑于兩朱子者夫從孝遡之豈惟無兩朱

子將孔曾天地尚非兩人遡身之初無論身附朱子即孔曾天地尚非兩身而子漸何慮其僭耶三才不一不能盡其才三極不一不能用其極神明本通安所取疏鑿之力而始通乎當是時東越俎豆孔庭國學剞劂正義西清東壁咸列是經豈其必家塾而聖天子陳之經筵從容留覽正子漸質成之會豈其必疑之質孝且達矣雖然熙尤欲以國人之儆儆子漸也太極遺體是曰吾身守之則名

希聖[illegible]誠之則名希子思修之則名希曾子致之則名希孔子尚思揚名哉四子一身也學即誠也誠即修也修即立也名即實也實即孝也孝即學也齊戒以神明其德在子漸之益致其知益力其學也

孝經䟦

明錢塘葛寅亮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咸願得忠義之臣而共敷雍熙之化然有宵旰不能求而垂拱敦倫進進真才倍出而風俗自美者則孝之關於

士風世道不綦重哉蓋人之五倫父子最親
親故愛之敬之移於兄則爲悌弟移於君則
爲忠臣由是而成廉成讓由是而不貪不欺
直一念貫之耳使愛敬未至孝道仍缺忠於
何推矧其他乎故知孝雖家庭庸行而實聖
帝明王之至治使爲治而舍此縱稱仁講義
崇禮作樂終非上理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孝警民
成祖文皇帝以孝垂訓自是

列聖相仍率循斯道故一旹臣工或以義著或以忠聞而雍熙之化直比隆唐虞矣

今上御極洞教化之原徹至理之治首重是道爰頒聖諭責董學臣崇尚孝經詘浮藻之詞而欲收移孝爲忠之用大哉王言誠可謂萬世卓絕之至見而一旹願治之極思也竊私念之以爲聖天子純孝若此則士風自漓反淳世道以治益治此其時已迺首起而綜輯是經者即得之吾友江邦玉邦玉世登仕

版俱以忠孝著聞而邦玉則樂於恬退獨居横山之中無書不讀而尤精孝經一書此其人品亦可槩見矣昔維夏五月予寄官璽鄉邦玉所訂孝經成郵致一冊而問序于予予莊誦之備漢唐宋元之詮釋辯古文今文之同異傳而得要該而不繁無論經傳註述悉有條貫而聖人作經之微意蔑不窺矣非孝與性成童而習之烏能精專至此哉此書一出吾知人同此心將觸之火然泉達有不自

知其興於孝者孝則必忠而貪僞之風又奚患不消靡耶如是而人心純粹世道雍熙則是書也誠足仰副聖天子之望已

刻孝經跋

明吳興閔洪學

有味乎孟氏之言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凡天地間有待安排有費辭說一人知不必人人共知一人能不必人人共能此于道不可謂自然于人便非親切于世爲可有可無之物以之立教不免離合參差有作

而不必應有唱而不必和平天下者不道也若夫親親長長則不然人不生空桑墮地即有父母此無待而然者也有父母即痛癢關切孩之而笑疾痛而呼又莫不然而莫知所以然者也無賢不肖無知愚亦無貴賤貧富亦不必依傍名理亦不必轉相借貸隨取隨足至易至簡嘗試盡一世之人而詰之有一人焉能脫離父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者乎姑舉事父母諸事如朝夕温凊視膳問安負

米扇枕之槖設身處地有一可自謂不能者乎雖田夫野叟兒童婦女生未識字之人但聞說孝弟等事靡不心開目明手舞足蹈即世間一種下愚喪心滅性舉人世上名義禮法俱於彼似不相關涉一切入之不得但使有人焉偲偲切切直提以身所從來亦必隱隱若刺肉顫心戰瞿然悚然不自知賴發乎面汗發乎背徬徨而無以自容借曰不然必非範人之形而可耳此無他所謂刺頂得血

着其痛處不覺啞然失聲盍招不孝者而歸諸孝招不弟者而歸諸弟亦如呼行者而使之歸無不望見城邑涕泗悲號者矣昔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固經世之書爾

刻孝經跋

明宜興陳于廷

夫孝人子之極思也思則至性鬱勃無待也待訓戒丁寧乎待訓戒丁寧而後萌又惡在爲孝思也噫不然也自先王之道不明而師

失其所以教弟子失其所以學天經地義聯蝕澌滅膝下依依真意轉入百千萬億之情識如少艾妻子得君種種移其慕父母之良而至違禽獸不違夫違禽獸則誠不遠矣脫斯時而有介乎其側者告之曰吾猶臆爾父母之腹爾者奚若也其寧自餒而飼爾寧自凍而煥爾寧自瘁而憂爾者奚若也有不恍遇其膝下之真而潸然淚下者乎又告之曰吾猶臆爾父母睊睊其目望遠爾一日之養

者奚若也爾幸有今日乃向之眀眀者曾能以粒粟寸絲甘其口而溫其膚否也又有不泫然涕流若不能須臾視息于人世者乎凡此則有待而萌者耳何況聖經洋洋羣籍炳炳發皇夫至德要道之微而指陳夫大人赤子之體者堯舜孝弟究在庭除親長平天下燦若指掌又不有賢愚共其觸發而貴賤同其悲慼者哉顧嘗論之孝一也有及親之孝有盡已之孝歿而祭祭而哀直盡已焉耳舜

孝之大大于以天下養也曾參之孝之純純于養志養口體兩無憾也噫眞子道之盛也負米輿恨風木銜悲雖悽惻千古于親何及哉歐陽子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余讀其言而愴然悲心焉夫自天子至庶人其隨分得爲者皆可及吾親乃或大言曰吾且爲顯揚爲大孝而區區口體弗遑留意嗟嗟曾口體之養弗切而有眞顯揚者乎文王之爲世子也朝于寢門日三食上必視寒煖之節食

下必問所膳彼至聖之孝而猶若是蓋膝下
愛濡掀揭宇宙皆愧端也孩提慕永勳華事
業猶一吷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而
啜菽飲水務盡其歡即泣竹剖氷屢標其異
豈非生前聚順之爲眞而勿使有後日之恨
哉余故願令之讀是書者毋遠求即自溫凊
菽水始夫經之言孝終始顯微靡所不極乃
余若有意乎其近者何也則欲使令之人人
入門可致隨有無可勉與後日而思其居處

思其嗜欲固不如令日者之遂得致于吾親也又況卽此一念忠移君悌移長治移官五孝之用雖别而百行之原不殊塞天地横四海又豈迂乎哉余故從至性鬱勃中亟導其近且易者卽與衷是書者之婆心一耳

刻孝經跋

明九華施達

孔子七十二著孝經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經世雖先王之志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卽與孝經奚涉也抑孝經嘗

論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天子之令行諸侯不驕不溢卿大夫守先王之法言法行士以孝敬事其君長則僭竊不生篡逆不作五刑之屬可措而春秋之筆削何從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行而犯上作亂鮮其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豈其然乎昔鄭玄注孝經以爲五經之總會

國朝孝經不列於學官而春秋孤行先儒盱江羅氏學先仁孝厥徒楊歸善氏傳得其宗纂輯是經采摭武林虞淳熙集靈禮記諸書引證及師門宗旨合爲一編俾學者朝夕禮誦其言曰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自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馴至於不敢惡慢不敢服道行於非法不敢失小國侮鰥寡失臣妾是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辠莫大於不孝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

行天下可以無刑人其表章春秋於孝經義爲著學者果能涵濡浸漬於斯春秋之治可致也爰刊副本以廣示夫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二　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論　說

孝經論一　宋慈湖楊簡

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

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
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
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
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用天之道
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
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自有
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毋毋戒
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
融和爲愛敬爲愽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

爲不濫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爲補君之過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以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

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巳意增益之而分裂之又刋落之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孝經論二

宋慈湖楊簡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地之不可以俄而測度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日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

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卽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卽愛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慱施之心又不

期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喜怒哀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須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是之謂則天地之經

安厝時思論一　　宋涑水司馬光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窆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葢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今世信葬師之説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

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旣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

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南劍州羅肇在大學黙禱前程事於神一夕夢神曰子得罪陰間宜亟歸前程不須問肇懇平生無過願告獲罪之因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

不葬兄弟碌碌安足責也輩悔悟急歸未及家而卒

安厝時思論一　宋建安眞德秀

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使令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孝子之事親終矣雖然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自處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豈可昧此

孝經本文說　　明海昌褚相

聖學者心學也一元沕穆之始勿論已兩儀既奠而三才之道彰則一元之秘獨契于聖人之一心自羲皇一畫而爲心學之祖宣聖

一貫而爲心學之宗時至春秋教化漓而人心陷溺君權世道大裂不支聖爲此懼斷魯史以維既墜之王法闡孝經以覺未泯之人心要皆本吾天地生生之心廓吾天地生生之德然德莫大于盡孝孝即良知良能此心之愛敬爲之匪襲也命于天率于性彰于教通于治蘊于人心流行于萬事萬化通神明和上下格天地光祖宗達四海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無所不通信哉

孝經一書孔曾授受之蘊吾道一貫之精乎夫道以一貫則道以心盡舉一孝而天地古今之治化畢矣惜嬴煨作而經殘教潰歷代君臣好尚靡定聖學罔聞遂至諸儒紛紛各售巳見分門立戶考索異同而有拂經鑿經議經之失嗟乎此聖經一大厄也予嘗反覆玩味經之本文數百語直截簡明其旨燦然其義秩然其體察躬行一指掌而化理藹然言天子則舉天下之孝盡之矣言諸侯卿大

夫則舉一國一家之孝盡之矣言士庶則舉一人一身之孝盡之矣明此而大順克溢比屋可封天下復覩唐虞三代之盛何古今率貿貿焉莫知所自也或者曰子以一貫說經深明此孝渾然一理無事紛張似矣其閒孔曾更端問答之詞何居噫此正聖賢教思無窮之心萬物一體之學先揭明王孝治以端化本更歷叙孝行以崇化機至于因人情以爲節文因上之善而善教以及不軌之懲戒

閨門之幽隱而凡有裨于人心化理至詳至密無非欲人各隨其分以盡吾性以全吾孝至求其孝治天下之本實係于吾君之建心極嗟乎惟皇建極大化攸同此誠聖經垂範之大旨譬猶麗天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古謂一孝立而萬善備非一貫之旨歟第慨後儒罔求聖學心源惟競俗流訓詁前後異見遂析爲古文今文之辨是謂拂經分章詮釋以各炫己長自

多傳識是謂鑿經刪煩訂訛迄無定論以破千古之惑是謂議經三者出而全經愈蝕俾聖心獨得于天之藴乃爲後世支離口耳之談其獲戾聖教何如耶有志聖經者莫先于明一貫之學庶可覷其微矣

孝經叙録說

明崑山歸有光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顔芝所藏芝之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

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絶無師授至劉向較定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葢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别出者廢巳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巳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

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蹟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

別序而近志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臺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

全孝圖說

明錢塘虞淳熙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爲老能孳萌爲子太虛爲老三才萬物爲子乾爲老坤順承爲子乾坤爲老六子爲子乾坤爲老日月五行民物爲子日爲老月受光爲子日月爲老五行民物爲子五行生我爲老我生爲子山祖脉爲老胎育爲子川源爲老委爲子五行爲老瀠敦

氏爲子渾敦氏爲老人爲子二氏父母爲老二氏爲子兆人父母爲老兆人爲子四裔父母爲老四裔爲子五等之貴者爲老賤者爲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爲老受生者爲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

體能不孳萌而爲孝乎作全孝圖說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三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四

明新安呂維祺纂次

表章通考

述文　解

紀孝行章解　宋建安眞德秀

昔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終始無出於此所謂居

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當恭敬不得慢易哉父母者子之天地也昔王侍郎十朋見人禮塔呼而語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甚明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踰七十嘗綵衣爲兒童戲於親側欲親之喜今貧民固無美食珍膳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則尊者之心自然快

樂一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王襃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恤涕泣訴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刲肝割股然後爲孝所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二事皆當以盡誠盡敬爲主又曰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靡而傷於財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

者惟棺椁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又曰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供佛飯僧廣修齋事甚爲無益灼然可知又曰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莚或至割羊宰豕酬杯劇飲當哀而樂尤爲非禮又曰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重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善

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煩老成賢德之士當爲詳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淳古之俗

庶人章解　　宋建安眞德秀

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至聖孔子所作大聖言語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米桑麻蔬果宜及時用功澆治此便是用

天之道高田種旱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畲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既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毋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愽賭愽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

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既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衆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遊惰荒廢自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

呂維祺曰按眞文忠公經濟學術古今

宗仰昔治泉州首解孝經二節刊給諭民民多向化至今誦之蓋孝固統於事親而公揭此以諭泉民則泉治矣以此諭天下則天下治矣其爲至德要道若此況公所解語民皆易曉有志民瘼者其留意焉

孝經解

明正學方孝孺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昭揚後世

者復不敢忽焉茍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共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令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孝經解　　明合肥蔡悉

身也道也皆父母所以與我而我與父母一

者也皆父母與我所以肖天地而一者也不敢毀傷敬其身體髮膚已爾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所謂道也身任此道道立此身身與親庶幾不朽乎事親曰始自孩提愛敬左右就養而言也立身曰終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言也夫孝終於立身立身要矣學道急焉夫孝天性也始何所始終何所終本乎至情隨分自盡無有患不及者也大舜養以天下曾子養以酒肉其道一

也虞書顯設于當時孝經大學垂憲于萬世其道亦一也乾以易知則天之明不慮之良知也坤以簡能因地之利不學之良能也利即坤不習無不利之利良知良能民之行也愛敬生於孩提仁義達之天下沛然而不可禦也教成而政治矣以順天下豈有驅迫勉强於其間哉天地之性人爲貴父子之道天性也率性而愛敬之謂之孝是曰性善其儀所以不忒也至於配天而性無毫髮不盡矣

夫子言性何切近精實也父母生之續莫大
焉續者天性生生不斷者也敬親愛親豈容
有以尚之義當最厚者獨君父之臨耳必自
愛親敬親之心移以事君而後能忠悖德悖
禮是謂凶德如此之人豈能有道事君哉夫
莫厚於君臣之義而本因於父子之親聖人
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膝下愛敬爲仁之本
也聖人因以教敬教愛教不肅而成政不嚴
而治矣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可度此謂

可欲之善佛老不先親親是二本也管商政刑驅迫惡知仁義哉善根斷滅皆爲凶德雖虛無道成霸圖克遂豈君子所貴乎親愛樂之實也敬順禮之實也孝弟立而禮樂興矣樂可移風易俗禮可安上治民敬行而悅生禮先而樂後也教孝教弟教臣總曰君子之教以孝也孝之時義大矣哉孝莫大乎以道養親故親不義則諍之況可以不義悅親乎人資乾以始父子之天也民知胎于此矣資

坤以生母子之地也良能胎于此矣則天之明事父孝故事天明因地之利事母孝故事地察良知良能本乎父母塞乎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事天明良知配天事地察良能配地神明之彰無在而無不在順德之馨宗廟之享焉往而不感通也豈可以常情測哉上下相親忠之至也忠之道孝經備矣或者著忠經未逹乎生民之本盡矣之義也本者何天性是也親人所由生也人親

所以長生也生愛敬死哀戚父祖子孫綿綿一脉流通萬代如見死生之義備而孝子之事親終矣非親人從何生非人親復何存非愛敬哀戚何以盡生人之天性而繼續于無窮乎大哉孝也斯其至矣

五等章解

明錢塘孫本

愚統觀夫子作經之旨端爲治道設也然甚屬事親而所以能通於治者何也葢孝不外乎愛敬愛敬者乃推行此孝之大端也故人

能愛敬則其心和順必不敢惡慢於人即此不敢惡慢人之心推之則凡形諸言動措諸政令必皆愽愛廣敬之事故君則化民成俗臣則承流宣化而世道自臻於化理矣但天下之愛敬雖同而勢分則異其所推及乃有大相懸者故夫子以愛敬總冠於五等之上則推行有本然後歷叙五等之人各有當盡之孝而要之皆愛敬所推也五等者何天子有天下故愛敬盡於事親則自不敢惡慢於

人而推之德教卽有以加百姓刑四海所謂
一人之善賴及兆民而保先王所傳之天下
故謂之天子之孝孝之最大者也諸侯有社
稷旣愛敬其親而不驕不溢戰兢以守其富
貴蓋諸侯所以成其孝也卿大夫有宗廟亦
以愛敬推於容服言行之間務皆合於禮法
豈不可保其祿位蓋卿大夫所以成其孝也
士無爵土可守而先人之祭祀所當奉也故
必夙興夜寐以事所生者事其君長而祭祀

可守蓋士所以成其孝也若庶人則雖均有愛敬之心而不能以遠推也不過因天分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庶人之孝而已然則愛敬者事親之事所謂孝之始也推及於天下國家者立身之事所謂孝之終也不能愛敬是爲無始不推愛敬是爲無終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則必亡身喪家而國與天下皆不可保矣焉有不及於患者哉此五等之孝自天子倡之則諸侯卿大夫士庶罔

不合敬同愛以成天下和平之化而後王之欲圖治者舍孝何以哉故曾子仰而嘆曰甚哉孝之大也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解

明仁和朱鴻

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此可見親嚴者人之性也聖人因性以立教圖無惑乎不肅不嚴而教易成政易治矣然親生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此正孩提之童一無知識

之時豈能遽率聖人之教耶要在爲父母者訓導之爾苟於斯時而謂其幼小無知務爲姑息是不知古人胎教之益俾之任情縱慾放其良心斲其真性大曠其養正之時及能出就外傅已事倍而功半矣聖人豈慮不及此哉蓋聖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自有以加百姓刑四海則孝弟之道天下同風爲父母者以身率教朝夕薰陶訓廸俾弟子開孝言見孝行啟發其天性之良充長其愛敬之

性於凡一切殘忍慢易之事悉禁絶之而勿使接於耳目自然習與性成而天下和平之化可漸而致也然則父母所以甄陶其子者何莫非聖教之所漸被也哉正如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不過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可見聖人之立教豈家至日見而諄諄然以命之亦惟導其父母使教其子爾夫何今之教子者反是不能善體聖人之訓率皆沿習衰世末俗之行假以姑息豢養之恩誘以富貴

利達之事至長而從事於師亦惟加課習之
勤督文藝之末於德行本源之地一罔聞知
幾何而能成其順德之風仁義之習也哉若
使聖人微言所蘊蚤白於天下則天下之人
恐知教子於嬰孩養其純防外誘務全其天
性之良則仁人孝子亦胥此焉出矣嗚呼子
弟能先明於本源之地而後從事於文藝豈
不益有力哉故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
奪志

終